



冷面刀客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上

一 杀贼惹祸

前面江流一分为二，出现一座大洲。

左岸，是大名鼎鼎的采石矶。上游的这座大洲，也颇有名气，叫老洲。

这一段江面，上下一连串共有九座洲，老洲是最大的。目下洲的面积，水平时周八十里，可见其大。

洲上生长着不少树林，芦苇茂密，是水禽栖息最多的一洲，偶尔可发现美丽华贵的天鹅在洲上栖息。

这里，有干水上买卖的水贼藏匿，活动的股数甚多。太平府的巡捕，偶或也带一些丁勇，乘船前来缉拿奸宄水贼。

船在洲东泊岸，水贼们已经乘船往江西岸躲，躲到和洲逍遥去也，巡捕走了再回来。

双桅快船逆水上航，航线时左时右抢风，速度甚快，从吃水程度估计，船上没载着货物。

载的人还真不少，本来就是私有的自用快船，船舱比一般客货船华丽得多，速度也快了许多。

中舱有八个人，有六个人佩了刀剑。

大江的水贼出没无常，除了渔舟之外，其他船只多少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卫能力，有些船只甚至备有弓箭。水上交战，

弓箭为先。

“后面那艘快船，肯定是冲着咱们来的。”倚窗而坐，那位留大八字胡，鹰目炯炯佩了剑的中年人，向下游的一艘单帆小快船指指点点，“舱内最少也藏有十个人，操舟的家伙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路数。奇怪，怎么从来没见过这种可疑船只？好陌生！今晚，可能有麻烦。”

单桅快船的速度，比双桅快船要快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，帆大船小，逆水行驶的破浪形象，行家一看便知操舟的人非常了不起。操帆控舵灵活熟练，逆水一个时辰，行驶三十里毫无困难。

而双桅快船，一个时辰行驶二十里已经不错了。

亦步亦趋，衔尾紧扣，跟踪的迹象昭然若揭。

已经是未牌正末左右，整整跟了两个时辰了。

“唔，确是冲着咱们来的！”另一个手长脚长，佩了分水刀的三角眼中年人眉心紧锁，“这种船只很多，不靠近很难分辨船籍在何处。这段江面的朋友我都熟悉，似乎从来没见过这些人。但不知是何来路，冲咱们而来又为了什么？好汉们该知道咱们这种空船，没有油水可捞呀！”

“不能等他们晚上坏事。”第三个长了一双金鱼眼，又厚又大的一张鲰鱼嘴中年人，金鱼眼一翻，“可别惊扰了东主，大意不得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留大八字胡的人问。

“发现警兆，必须及早消除祸患。”金鱼眼再翻，凶光乍现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给他们机会。”

“但……如果弄错了……”

“不会错的，钱老哥。”金鱼眼中的凶光更炽，“一定是冲咱们来的，早些打发了断是上策。夜间航行被他们撞上，咱们受得了，东主受得了吗？万一有了三长两短，咱们担当不起，老哥。”

“好！早些了断。”留八字胡的中年人意动：“郑兄，知会外面的罗兄弟，驶到洲上去。我不希望东主受惊，到洲上解决。”

“好的。”三角眼中中年人应喏，出舱而去。

风帆徐转，船冲向洲岸。

后面的单桅船远在里外，也随着转帆紧盯不放。

船直接冲上滩岸，小快船随即凶猛地傍着大船右侧冲到，也半搁上浅滩，人也飞跃登岸。

四月杪，春汛期水线甚高，这一段滩岸没生长有青纱帐似的芦苇，而是一片绿草如茵的坡度不大滩岸。大船在这里抢滩，已表明要在这里解决。

一声狂笑，大快船的舱面，站着十二个男女，在狂笑声中跳上滩岸。

小快船也有十个人，八男二女，穿一色青短打，男的精壮健伟，女的刚健婀娜，年约三十上下，相当出色。

所佩的刀剑装饰都相当华丽，但决不是作为观赏用的饰刀饰剑，唬人玩意。

“噢！”最先跃登滩岸，那特别雄壮，鹰目冷电四射的壮年人，看到大船上出现的人，脱口发出惊讶的叫号：“这些混

蛋怎么真在船上？”

显然他认识这些人，或者认识其中一部分人。

他向同伴打出手势，不是江湖朋友通常使用的手势，而是只有自己人才能够了解的手势。

大船下来的人，以留大八字胡的钱兄为首，十二个男女雁翅排开列阵，气势慑人。

“他娘的！真冲着咱们来的！”钱兄挪了挪佩剑，傲然瞥了对面的十男女一眼，嗓门特大，“一群杂碎，却也人模人样。干什么的？说！”

壮年人鹰目的光芒不时变幻，脸色也阴晴不定。

“混蛋！你是什么东西？”壮年人的话更霸道更神气，“这艘船行动可疑，是你们劫持了这艘船。没错，劫持。”

“去你娘的！关你什么事？”

“你他娘的一辈子吃玩拉撒，都与在下有关。”

双方嘴上都不饶人，看谁骂得顺口。

口气不对，钱兄眼中有疑云。

“阁下在这条江上活动，似乎不认识在下是谁。”钱兄不再漫骂，眼中涌起杀机，“那表示你们来历不明，在这条江上白混了。”

“在下该认识你吗？”壮年人冷冷一笑。

“在这条江上混的朋友，如果不认识大江三龙三蛟，是混不了几天的。我闹海蛟钱四海排名第二。阁下，亮名号，跟在钱某船后有何阴谋，何不让在下见识见识？”

“原来你就是什么闹海蛟，闹到江上来的泥鳅。”壮年人故意装出恍然与不屑的神情，猛地拔剑嗓门增大了一倍，“他

• 娘的妙哉！在下要看看你是泥鳅还是蛟？”

不由对方再发话，剑动风雷发，火杂杂人剑俱进，狂野地扑上了。招发长虹经天，锋尖幻化为一道激光，真有经天的声势。

闹海蛟冷哼一声，以令人目眩的奇速拔剑，信手疾挥，迎着射来的激光硬封硬接。

“铮铮铮”三声暴震，火星飞溅，蓦地飞出一道虹影，人影急速闪动，飞起了一串血珠。

人影骤分，剑气乍敛。

壮年人斜飘丈外，右胯血染裤管。

闹海蛟也掠出八尺，稳下马步嘿嘿阴笑。

闹海蛟身后，踱出一个青衣布裙，简单朴素，面庞极为亮丽出色的年轻女郎，年岁似乎不大。青帕裹住黑亮润泽的青丝，一看便知是没开脸的青春少女。佩的剑古色斑斓，与壮年人八男女的华丽剑势完全不同。

“像这种只配称二流人物，也在龙腾虎跃的大江做强盗。混不了几天，会把命混掉的。”少女明亮的眼中，有傲世的神色流露，说的话也老气横秋，极为引人反感：“你们如果交代不清，我们要把你们送到对岸的太平府城法办。如果你们不肯束手就擒，可以拔兵刃反抗，生死各安天命。”

抢出一个中年女人，把壮年人扶回。另一位留了鼠须的大汉，拔出狭锋单刀向少女缓缓接近。

“女人，你也够狂了。”大汉凶狠地说：“我断魂刀客杨彪只配称三流人物，在天下各地混了二十年，混到今天命还没混掉，今天如果过不了你这一关，算我命该如此吧！小女人，

你是一流高手，大概足以将我这三流高手……”

“足以对付你这个三流高手就是啦！”少女笑吟吟地抢着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否配称一流高手，只是在剑上自问曾经下过苦功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而已。也的确曾击败过好几位高手名宿，你上吧！”

纤手徐徐拔出佩剑，晶光映日芒影闪烁，是一把吹毛可断的宝剑级利器，打磨得亮晶晶锋利无比。

“秋水神剑！”大汉脱口惊呼，脸色一变，“九华剑园三大名剑之一，你是……”

“剑园主人世权公是我爹。”

“绝剑狂客吴世权是你爹？”断魂刀客气沮，持刀的手呈现不稳定状态。

心怯的人，胜算无望。

早年天下七大名剑客之一的绝剑狂客吴世权，虽则十余年前已退出江湖，但人的名树的影，威名仍在。

就有人不为过气的剑客威名所镇，大踏步出来一个中年人，冷哼一声将断魂刀客拉向身后，拔剑取代了断魂刀客的位置。

“抬出老招牌唬人，是无法替你吴家争光的，小女人。”中年人冷冷地说：“我姓沈，沈豪，也下了几年的苦功练剑，运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。听说剑园绝学傲视武林，你爹名列剑道宗师级人物，号称绝剑，的确吓坏了不少人。沈某不自甘菲薄，倒要看看什么叫绝剑。”

一拉马步，剑举时龙吟隐隐，剑气阵阵涌发，空气激荡有如寒涛骤发。

一声轻笑，吴姑娘的剑幻化为电虹，进招的速度无与伦比，剑光一动便已破空切入。

眼睛可以看到速度非常快的激光，但身躯的活动却跟不上视觉反应，闪动也就出现了力不从心，甚至反而震惊迟钝的现象，也就是俗称眼睁睁等死的绝境。

沈豪就陷入了这种绝境中。

他想举剑封架已力不从心，吴姑娘的剑光无畏地从他的剑侧贯入，仅他的头部本能地眨眼侧晃，身躯却来不及移动。

右胸一震，锋尖入胸三寸。

“呃！”

沈豪闷声叫，飞退丈外，马步一乱，剑失手坠地，晃了两晃向前一栽，蜷缩着挣扎发出痛苦的垂死呻吟。

一照面一剑毙命。简单明了。

断魂刀客大吃一惊，奔上抢救。

吴姑娘冷冷一笑，收剑后退。

抢出另一名大汉，瞥了沈豪的创口一眼。

“沈兄……”断魂刀客狂叫，急急撕衣取药裹伤。

“他没有救了。”大汉咬牙说：“气已经从创口灌入胸腔，创口太深太大了！”

钢牙一挫；大汉拔出腰间的铁笛。

“九花剑园园主绝剑狂客，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的后人必定心性更毒，变本加厉继承狂人的血脉。”大汉厉声说：“吴姑娘，你这一剑够毒够狠，出手便置人于死地，比你爹更狂更毒。这笔帐，会有人向剑园讨取，但愿剑园付得起，你已经替剑园敲起了丧钟。当然，这是以后的事。现在，我要

领教一下你的绝剑。”

闹海蛟抢出，剑挡在吴姑娘身前。

“不要说这种威胁性的话，阁下。”闹海蛟沉声说：“刀剑无眼，交手各安天命。那位沈老兄是在公平格斗下送命的，怨不了人。你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大汉截住对方的话，“双方并非生死对头，一照面便下毒手杀人，你还有道理？”

“你们是水贼……”

“放你娘的狗屁！”大汉大骂：“瞎了你的狗眼，你娘才是水贼，你的祖先才是水贼……”

上面草场边缘，出现了三个穿着长衫的佩剑人。

“闹海蛟，你本来就与水贼有往来，却指责这十个男女是水贼，你这祸闯大了。”中间那中年青衫客说：“这十个家伙固然不是好东西，但绝不是水贼。”

三个青衫客并不接近，远在三十步外并肩屹立袖手旁观。

“喂！四海功曹柏老兄。”闹海蛟脸色一变，“你……你认识他们？”

“认识。”四海功曹点头。

“他们是……”

“南京总理行辕的巡缉营力士。”

闹海蛟十二个男女，全大吃一惊脸色骤变。

“哪……哪一个总理行……行辕？”闹海蛟连嗓门都变了。

“还有几个总理呀？钱老兄。”四海功曹淡淡一笑，“还有几个人敢在南京设行辕？你应该知道呀！”

“你……你是说，他们是盐政总理鄢钦差……”

“说对了，有奖！”四海功曹调侃味十足。

目下权势红透半边天的盐政钦差，是副都御史鄢懋卿。天下六大盐场，他一个人兼管了四个：两淮、两浙、长芦、山东。

辖区从京师山东，南抵福建，西至河南，真的跨越了大半壁江山，红透半边天，决非过甚其词。

这位名列四大奸恶的狗官，巡视辖境带了妻妾同行，乘的大轿叫“云凤大轿”，由十二名美女抬着走。每到一处州县，地方官送礼就得花大笔的金钱买珍宝。

管盐政的钦差，本来管不到地方官，但他是御史，而且是钦差，就能管各处的地方官了。

他养了许多查缉私盐的人，按获给酬。

这是说，每个人缉获多少人犯与私盐，按比例给酬。结果，这些人就拼命抓，也同时吞没，然后私贩，比真正的私盐贩子更猖獗，十分可恶。

这些缉私的人，单位称巡缉营，人称力士，或者干脆叫打手，最下级的人称巡丁。

他自己的保镖，随行的将近二百名，全是身怀奇技异能的高手凶梟，先后多次受到大群忠义之士行刺，动不了他一根汗毛。

他有权立即将地方官撤职查办，立即处决人犯。浙江淳安知县海瑞、慈溪知县霍与瑕，就是忤了这个狗钦差，被撤职查办从大堂揪下来的。巡缉营的人，有权搜查任何船只、房舍、仓库、甚至官绅大户的宅院私室。

在江上搜查船只，是职责范围内的事。闹海蛟当然知道

巡缉营是怎么一回事，当然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可怕。今天，他把这些人误看成水贼，犯了最可怕的错误。

要命的是，吴姑娘一剑杀死了一个人！

杀水贼当然理直气壮，杀一个普通人，也不会有后患，杀了巡缉营的人，麻烦大了，虽则走狗人人皆曰可杀。但那将是天大的祸事，无可挽救的大灾难。

“你千万不要打灭口的烂主意！”四海功曹似乎在提警告，“你们虽然有十二个人，也许全是些无敌高手，不难把剩下的九个人杀掉，但也可能有一个能跳水逃走。”

闹海蛟的确是动了灭口的念头，而且打算展开行动。

可是，四海功曹柏宏达，是侠义道朋友中，名震江湖的高手名宿，他当然不允许任意屠杀公人的事发生。

巡缉营的力士，名义上仍是公人。虽则本质上只是鄢钦差所豢养的鹰犬，并非真正的公人。

“而且……”另一个青衫客向江上一指，“看！那艘单桅快船，是策应的船只，他们正在监视这里的动静。你们即使能一举杀光这九个人，能逃得掉吗？能杀得光那艘策应船上的人吗？”

闹海蛟脸色泛灰，直流冷汗。

断魂刀客抱起已经断气的沈豪，仰天发出一声长啸。

两里外江面上的策应船，也以长啸声应和。

“咱们走！”断魂刀客向同伴厉叫：“山长水远，后会有期。你们，将会为了今天的事，付出千百倍惨烈的代价。我们的人不能白死！”

九个人向江下移动，向所乘的船走去。

“杨兄请等一等！”闹海蛟跟在后面，只急得冷汗彻体，“这是一场误会，请……”

断魂刀客不理睬，脚下一紧，九个人飞跃登船，船上的六名船夫立即将船推入水。

“杨兄……”

闹海蛟仍不死心，跟到江边大叫。

“你可以到总理行辕申诉。”断魂刀客厉声说，“你知道总理行辕在什么地方。开船！”

顺水顺流下放南京，策应船也降帆转舵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十二个男女的脸色都不正常，吴姑娘更是粉脸泛青。

九华剑园地属池州府，是盐政总理管区。

九华剑园在江湖朋友心目中，是剑术宗师的山门圣地，声威远播。剑园的子弟，也是亦正亦邪令人害怕的人。

高手名宿或者是魔头凶梟，奈何不了剑园。但一旦由官府出动，剑园便注定了烟消火灭的厄运。

民心似铁，官法如炉；连绿林大盗的山寨，也禁不起官府进剿，一座位于城郊的庄院，怎禁得起官兵攻打？

四海功曹三个人，神色不安地向他们接近。

闹海蛟本来就是大江水上的黑道之豪，曾经是私梟的头头，但并不走私盐，仅走私其他有价值的货物。

四海功曹却是侠义道的风云人物，与黑道人物是天生的对头，虽则也与一些有风骨的黑道人士有往来。

“你就是九华剑园绝剑狂客的女儿？”四海功曹苦笑，“巡缉营的快船，将会很快到达池州，务必要赶快赶回去应变，还来得及。”

“柏前辈，晚辈并无下毒手杀人的念头……”

“问题不在是否杀人。”四海功曹向闹海蛟说：“你们不知道这是定下的圈套，铲除大江附近豪强的阴谋吗？”

“柏兄的意思……”闹海蛟悚然而惊。

“大江两岸的仁义大爷你知道吧？”

“三眼功曹林柏森！”闹海蛟当然知道，他是领导大江两岸黑道好汉的大豪，“他的功曹绰号，与柏兄的功曹不一样，他只管江湖好汉的功过，而你老兄却是管……”

“不谈功过。老实说，谁也不配称功曹。”四海功曹感慨地说：“绰号是捧出来的，林柏森不敢管四大奸恶的事，所以与巡缉营维持相安局面。他在尚义小筑也躲得十分秘密，连袁州严家的一帮一会也奈何不了他。而你们，却经常暗中帮助大江的好汉，成了巡缉营的眼中钉。他们一直就在暗中布局，制造铲除你们的借口。这次事故，本来就是事先安排好了的。”

“哎呀！”十二个人皆脸色大变。

“这一次他们如果失败，下一次或者更下一次，早晚你们会中计上当的。我敢保证，他们已经向尚义小筑施压力，不许三眼功曹的黑道群雄声援你们，要一举铲除九华剑园的潜在势力。赶快走吧！希望你们还来得及应变。”四海功曹叹了口气，“很抱歉，在下爱莫能助！”

三人沮丧地走了，闹海蛟立即登船启航。



逃走的人逃得快，打击也来得快。

计划早就订妥了的，打击真有如雷霆。

九华剑园并不在九华，而在池州附近。

率领巡缉营主力的人，来自南京总理盐政行辕，而且有南镇抚（南京的锦衣卫掌理刑案衙门）的将爷偕行。

池州府的官吏成了缩头乌龟，噤若寒蝉不敢出面干预。

一把火将剑园化为瓦砾场，并没发生拒捕情事，到底杀死了多少凶犯，官府从来没公布过。

江湖朋友知道的是：九华剑园的主人绝剑狂客吴世权一家老少，已在兵临剑园的前一夜失踪。



同一期间，池州府对岸的白兔湖东岸，闹海蛟钱四海的好友，白兔湖孙家的主人孙星羽，也被巡缉营的人杀入，抄没了所有的财产。

孙星羽一家老少，也是大劫光临的前片刻失踪的。

孙家的宅院步了剑园的后尘，被一把火烧成白地。

任何一个江湖豪强，即使他名震天下，拥有惊世的潜势力，在江湖道上举足轻重，家大业大雄霸一方，但一旦得罪了官方权势人士，下场是相当悲惨的。



暗潮激荡，谁也不甘心。

孙家大院的主人孙星羽，在江湖来头甚大，绰号叫飞天豹子。他一度曾是大江水陆黑道群豪的仁义大爷，具有相当庞大的潜势力，声望比好朋友闹海蛟，高出甚多，武功也高得多。

那天的双桅快船，就是这位孙大爷的自用船只。

人都躲在暗处活动，各自调兵遣将候机报复。

巡缉营明里的活动更积极，暗中的活动加强了十倍，出了重赏收买眼线，发誓要找出那天行凶杀人的十二个凶手的下落。

其实这只是表面文章，骨子里的目标是剑园。

巡缉营的威望，不允许任何人挑战。十万火急的讯息传抵仍在浙江巡视的鄢总理行馆，执事人员立即派出十余名得力保镖，星夜赶赴南京行辕主持缉凶大局。

风雨欲来，紧急追缉令下达每一盐政分区。

行走大江的私盐贩子叫苦连天，因为巡缉营大举出动，几乎行走大江的大小船只，都受到巡江船的强行拦截检查，运私盐的船只已经几乎绝迹，生计无着。



黄荻湾，在东流县城北面十余里，地势幽僻被称为蔽地。

江滨唯一的小渔村，居民仅四十余户，全村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屋，绝大多数房屋都是土墙茅顶的茅舍。

天将破晓，夜间打渔的渔舟纷纷回航泊岸，滩岸的几座简陋码头，渔民正在忙碌。突然有五艘八桨蜈蚣收船，箭似的冲搁上滩岸。

渔夫们大惊失色，看到三四十个佩刀带剑的人冲向百步外的村落，吓得乱成一团，却又不敢喊叫，一个个噤若寒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当然不可能是水贼了。

水贼绝不会抢劫江滨的穷渔村，而且其中一些人穿得十分光鲜，一看便知是有身分的人，不像是相当穷的水贼。

四十余名凶神恶煞，包围了两家相邻的茅屋。

他们并不急于破门而入，完成了包围，便各占有利位置相候，等候天亮光临。

天亮之后，不可能有人摸黑脱逃了。

右首一家屋后猪栏，传出轻微响声，隐约有物体悄然移动。

黑暗中，突然传出一声阴森森怪笑。

“天亮后可以从前门出去。”另一个刺耳的噪音在夜空中震荡：“谁胆敢从这里扮鼠蛇溜走，我枭面人屠一定要掏出他的心肝来喂狗，不信可以试试。最好不要试，哼！”

“唯我天君在此恭候。”怪笑的人停止怪笑，嗓门阴森慑人：“恭候送死的人。人屠，你的剑刀太利了，刀起头落没得玩啦！有人出来，让给我消遣消遣好不好？”

把杀人当作消遣，想从这里逃走的人哪能不怕？

桌面人屠与唯我天君的绰号，也足以让一流高手丧胆，这两个家伙都是黑道大豪，是超拔的高手，足以震慑武功一流的高手名宿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天终于亮了，渔民全被赶回住宅，不许任何人在外走动，家家闭户犹如死村。

两家茅舍的柴门同时开启，出来了八个刀剑插在裤腰带上的人。

屋前的晒网场中，有五个人屹立相候。

“鱼鹰丘萍，上前回话。”中间那位穿了一袭宝蓝长衫，佩了一把古色斑斓长剑的中年人，背着手发话，声如洪钟，“要死或要活，你有充裕的时间选择。”

晨曦下视线良好，朝霞映射在这人身上，像一尊天神，宝蓝长衫反射绚烂的光彩。三十岁上下年纪，正是男人一生最成熟岁月，剑眉虎目，一表人才，朝霞映照下红光满面，气概非凡，高大雄健英气勃勃。唯一令人害怕的是，他流露在外的骠悍而冷森的气势，虎目中闪烁着令人寒栗的奇光，似乎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天神，随时都可能把坏人或者好人打入地狱。

左右一字排开的三男一女，也都是气势慑人的英雄好汉，一看便知是在江湖甚有地位，武功与声望皆高人一等的江湖名人。

高高瘦瘦的鱼鹰丘萍，不得不沉着地上前打交道。